

晚天未晚

陳芳明 著

時間的風不停吹送，
在深夜，在深山，在孤獨的深處。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晚天未晚／陳芳明著．初版．-- 臺北市：
聯合文學，2009.03
216面；14.8×21公分．--
（聯合文叢；436）（陳芳明文集；8）

ISBN 978-957-522-811-8（平裝）

863.55

97025157

聯合文叢◎陳芳明文集⑧

436

晚天未晚

作者／陳芳明

發行人／張寶琴

叢書副總編輯／杜晴惠

執行編輯／李香儀

視覺總監／周玉卿

資深美編／戴榮芝

校對／陳芳明 李香儀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27666759・27634300轉5107

傳真／(02)27491208（編輯部）、27567914（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udngroup.com

印刷廠／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231臺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02)29178022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9年3月 初版

2009年3月19日 初版二刷

定價／280元

copyright © 2009 by Fang-Ming Chen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57-522-811-8（平裝）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調換）

晚天未晚

● 陳芳明 / 著

目次

序・夢回青春之海——007
輯壹・晚天之旅

返台十年	017
青山隱沒	021
晨色初醒	025
受傷之旅	029
泥河漩渦	033
秋光細雨	037
雨夜書懷	041
霧湧沙岸	045

裂紋酒杯	105
辭行山谷	101
快雪時晴	097
舊書光澤	093
夏樹臨風	089
單翼獨飛	085
隔窗觀夢	081
廢墟倒影	077
風入晚餐	073
花田小路	069
鐘聲向晚	065
遠洋迷航	061
蒼悒之星	057
冬日遺稿	053
讀詩取暖	049

柳綠華年 | 109

國境微曦 | 113

十年一瞬 | 117

輯貳·未晚之歌

藏書 | 123

手稿 | 127

讀秋 | 131

歸鄉 | 135

花蓮 | 139

橫眉 | 143

缺席 | 147

樓外 | 151

鐘聲 | 155

晚霞		211
車站	207	
古典		203
榕樹	199	
霜葉		195
峰頂	191	
熄滅	187	
未完		183
夜霧	179	
楓香		175
沉睡	171	
寬恕		167
回家	163	
開放		159

〔序〕

夢回青春之海

原上方明

夢見又回到青春時期的海洋之後，竟然就接到了邀約。到達十一月的太平洋詩歌節時，雨中花蓮正展開細長的海岸線迎接。寒雨落在松樹，落在沙灘，如泣如訴，猶重逢故人。三十多年以前的海洋，想必見證過一位意志飽滿的少年，極目眺望壯闊的水平線。年輕的心靈湧動著滾滾而來的風浪，情感與夢都在持續上漲，淹沒所有的畏懼，沖走所有的顫慄。三十多年以後的太平洋依舊咆哮著千里歸來的長風，只爲了親睹一個情感已然退潮的霜髮魂魄，佇立在灘頭憑悼從前一位撐起遠方水平線的追夢少年。

跨越時空的夢中之約，並未有任何許諾，莫非只是要證明青春之海依

然年輕如昔？海水滔滔是多麼不容懷疑，經歷過長年的潮起潮落，全然沒有留下絲毫的時間痕跡。黑髮少年的前額如今漸趨傾塌，縱然內心依舊翻騰著未嘗稍止的波濤。海洋啊，可曾知道他的意志已折損多少，面容又滄桑多少？這樣的夢回，確然無法改變成形已久的夢醒與夢碎。

詩的力量，也許不能承受海水的洗刷，卻足以支撐一個垂危靈魂的生命躍動。詩是引導，使窘迫的歲月找到出口；詩是刺激，使枯澀的思考重啓動力；詩是救贖，使絕望的手勢獲得揮舞。回到信約的海岸，回到那片難以忘情的海岸，當然不是爲了懷舊，而是爲了回歸詩的海域。時間從來就不容拌嘴與爭辯，只容許俯首就範。然而它能羈押肉體，損壞容顏，並不能擄獲靈魂的全部。正是詩開啓一線裂縫，生命遂由此趁隙遁逃。

面向狂浪的青春海洋，望見一片迷濛的天空，內心確知舊夢是再也回不去。海洋啊，回不去的夢，就容許它釋手而去。在晚天覆蓋之下，如果

還能點亮一個握可盈手的夢，即使燭火僅剩下小小的一行詩，就值得以身相許去追求。生命注定是不可能逆時間方向而行，被押著繼續前進之際，唯一的抵抗便是沿路留下詩的蹤跡。

蒼茫的時間之海，浮沉著多少求救的信號。循著文字迹線，應該可以尋獲一些散佚的生命。站在風雨的海岸，只能看見水上的一無所有。那年承受過沁涼雨水的青年，也許已經忘卻記憶中的許多細節，堅持不忘的竟是早年詩集留下的青澀字句。衰弱的詩行，乏力的節奏，終於還是證明曾經有一位少尉軍官在此，漫步在同樣的雨中沙灘。瘦林瘦雨中完成的早期詩句，是如此敏銳地牽動如夢的記憶。

胸懷裡的海洋，已不可能以強悍的怒濤擊打礁石。存留在體內是一片敞開的寧靜海面，偶爾還會激起情感波動，並不至於震盪不安。乍起乍滅的幻想，不復可見。手中捧起的一盞小夢，姿態甚低，生之慾望卻因此而跳躍。憑藉那股慾望，毅然投入五十歲以後的海洋。無論是泅泳，或是浮

游，只要書寫還在，就不致遭到減頂。

五十歲曾經是可怕的年紀，如今已毅然跨過了它，並且又繼續越過六十，竟毫無所懼。從前那位望洋少年的魂魄，彷彿又附身於手上挺起的筆。較諸從前的筆鋒，現在已變得善良而馴服。這並不意味身段柔軟無骨，恰恰相反，善良來自內在的孤獨，馴服則孕育於情感的疏離。也許還不至於慈眉善目，當然也不會過於桀驁不馴。如果要尋找轉變的跡象，也許分別寫於二〇〇二年與二〇〇七年的散文短章，應該可以拿來做為印證。那是徘徊於五十五歲與六十歲兩個時段的內心自白，企圖超越自我卻又無法超越的掙扎語言。

「晚天之旅」完成於中興大學的兼任時期。台中夜空的星光窺見過校園宿舍窗內，曾經俯仰著一枝苦思的筆。那段時期，台灣社會還正處於改革的上升狀態，有足夠的從容時間回顧返台十年的心情。一九九二年結束

政治放逐的生涯之後，便立即投入台灣的民主運動。稍後，於一九九五年完全脫離政治生活，終於回歸到學術領域。很少有朋輩橫跨截然不同的經驗歷練，也因此回到校園後，頗有一段時間難以適應。自我囚禁在學院書窗，仍不時感受到大環境的波動。終於自覺不能成爲純粹而深癖的學者時，就只能把這樣的處境歸於時代的安排。既要專注於學術研究，又必須分心去關切政治現實，雙軌的思維方式不能不決定日後的書寫方向。同時經營的兩種文體，注定是垂晚歲月的天涯。

奔走於台北與台中之間的旅途，前後有過七年的時間。高速公路上的驅車急馳，沿路聆聽從古典音樂到鄉村歌曲的錄音，等於是把自己鎖在固定空間。凝視前方的綠色風景不斷倒退之際，竟然也獲得一個反思與回憶的時間。有不少旅途中的思考，最後都化爲文字，在獨處的台中夜晚逐漸形成散文篇章。行文之際，可以強烈意識到兩種不同文體交互爲用。既不抒情，也不論理，最後就寫成這種進退失據的風格。然而，那正是生命最真

實的回應，也是矛盾生活中不得已的選擇。

「未晚之歌」則是在心情持續處於下降狀態中次第完成。那是二〇〇七年向六十歲叩關的獨語。這一年，所有的改革誓言已證明是謊言，一切品質保證都淪為惡質見證。嘲弄、奚落、欺罔、背叛的滋味，都同時湧進晚霜初降的時刻。這一生從未經歷過如此寒冷的政治現實，也從未承受過如此嚴峻的自我譴責。面對殘酷的歷史失落，碎裂的魂魄竟一時不知如何收拾。就在這一年，啓開雙重的雙軌思維，不僅寫回憶錄，也寫忘卻錄，終於完成《昨夜雪深幾許》，也完成《晚天未晚》。對絕情的政治施以報復，唯一的抵禦方式便是進行不止不懈的書寫。

到達十一月的太平洋詩歌節時，暗暗向青春之海發誓：散文不再只是僅有的追求，當人生被迫必須接受幻滅時，絕對不可棄械投降。生之慾望汨汨冒出時，已經可以察覺日後欲求的文學形式應該還可以延伸到詩與小

說。雙重生活，雙軌思維，已不能定義自己的生命。多重多維的書寫，也許才能夠容納人生的悲哭與狂笑。海洋啊，被時間放棄且放逐的霜髮魂魄，將要化身成爲撐起遠方水平線的追夢老年。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八日

政大台文所



輯壹·晚天之旅